

朝阳随笔

## 人生需要留白

高 丽

央视有个公益广告,一位奶奶教年幼的孙女画画,告诉孩子,画画要留白。人生也一样,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,多给自己留些空间。

偶有一日,我到住宅楼附近的公园散步,看到公园的入口处悬挂着一张宣传条幅。条幅红底黄字,有十多米长,挂在十几米的高处,在微风的吹动下轻轻摆动。我注意到,条幅的每个字中间都有两个小孔。起初我不解,后来恍然大悟,原来条幅上人工留孔,不只是为了美观,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条幅被风刮坏、刮掉。小孔的存在,可以使风顺畅地穿过条幅,而不至于把力量全部“压”在条幅上,让条幅因不堪重负而损坏。

这与石拱桥上的桥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条幅上设计小孔,桥梁上设置桥洞,既增加了抗风、防洪的效能,又增加了观赏性和美感。这又让我联想起中国传统书法中的飞白。飞白是指在书法创作中,笔画中间夹杂着丝丝点点的白痕,且能给人以飞动的感觉。

艺术创作需要留白,人生不也是如此吗?有些人总慨叹时光飞逝,留不住时间和人生的痕迹,但是否思考过,自己每天都在忙些什么?他们上班工作一天还觉得不饱和,下了班还要沉浸于一些无所谓的社交。如此,就给自己的人生平添了许多的“包袱”,透支自己的精力和健康,最终让自己不堪重负。

事实上,留白是一种人生境界,留白并不是“全白”,不是让人无所事事,而是在繁忙的工作之外,增加些许的情趣,保留些许的“淡泊、宁静”,享受一下生活的美好。

人生需要留白,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留一分休闲、恬淡给自己,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之外,留一些时间陪伴家人和孩子;在追求事业有成的同时,留一点“顺其自然”的心境给自己。我们学着给自己的人生留白,生活或许才能回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

“井工厂”模式引领涪陵页岩气田开发

宋国梁 摄

陈 卉

1月2日一大早,天刚蒙蒙亮,曹华就出发前往丁页11井。

在涪陵页岩气田工作近10年,无论是担任钻井队长,还是项目部副经理,迎着朝霞出门、伴着星辰而归,一直是他的常态。

“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,要把井尽快打好,吃什么苦都不怕!”

2013年初,江汉石油工程钻井一公司出征涪陵,进行国家首个页岩气示范区建设,曹华带领的50143JH队成为第一批参与会战的先遣队伍。

涪陵页岩气田勘探开发是国家能源建设的重大部署,也是江汉人多年的期盼与希冀。怀着激动的心情,曹华给自己定下了目标:一定要干出成绩来,为公司争效,为江汉争光,为国家争气。

焦页5平台是曹华承钻的第一口页岩气井。安装完后第二天要开钻,可水源还没有着落。曹华好不容易在两公里外找到了水源。山路崎岖,吊车进不去,他们只有人拉肩扛把250多公斤重的潜水泵抬过去。2月的天,河水冰凉刺骨,曹华带着人脱了衣服跳进

去安装潜水泵。一直忙到凌晨两点,才终于把水源引入井场。第二天如期开钻。

“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,要把井尽快打好,吃什么苦都不怕!”曹华说,刚开始打的是单井,焦页5平台用了85天才完钻,“主要是搬迁安装时间太长。”

后来,气田推行井工厂模式,将他们施工的焦页30平台作为试点。当时对于井工厂的认知,曹华还仅仅停留在“百度”上,要当气田第一个“吃螃蟹的人”,既兴奋又倍感压力。

“井工厂模式施工非常紧凑,一个环节没搞好,对后续工作会有很大影响。”时任50143JH队党支部书记的汪慧勇至今还记得曹华当时的状态,“像上了发条一样,不知道疲倦。”

那段时间,曹华不分白天黑夜守在井场。一天,一名小班员工接班后看到他还在钻台上,问道:“队长,你怎么还在这儿?”

曹华听了一愣,反问:“你都上了一天班了,怎么还不下班?”

“队长,我已经休息了一天一夜,现在上第二个班了。”

原来,曹华已经在井上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。

汪慧勇知道后,立即让炊事班给他炖了鸡汤,强迫他吃了去睡觉,“就是铁人也受不了啊”。

辛勤的付出总会收获丰厚的回报。焦页30平台最快的一口井仅用37天打完,相较以往,平台建井周期降幅达35.71%。

《对话》栏目播出后,曹华一身石化红的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,人人都知道气田有个打井很厉害、上了央视的队长

2014年,涪陵气田首次突破年进尺两万米大关。那年,中央电视台《对话》栏目录制《页岩气能源革命》专栏,曹华作为气田优秀基层代表,受邀到北京参加节目现场录制。

“我当时晒得像块碳一样,都不好意思去北京。”曹华的心情既激动又复杂,“我除了工衣也没什么像样的衣服。”

那年8月24日,《对话》栏目播出后,曹华一身石化红的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,人人都知道气田有个打井很厉害、上了央视的队长。很多企业员工慕名而来,也要加入江汉钻井。

曹华常说自己有些强迫症,在他的井场不允许有一点垃圾,设备摆放必须横平竖直。因为他的高标准严要求,50143JH队承钻的平台现场标准化一直是气田样板,曾创下一年迎接270次检查和参观的纪录。

由于井打得快,队伍长年位居气田“钻井龙虎榜”第一名。曹华设立了完井节,在完井那天把员工聚在一起会餐,用烫金的红纸写上创造的指标和效益。在他看来,每一项成绩的取得都是所有人努力的结果,必须让大家共同分享这份喜悦。

岗位变了,但他的战场没有变。他依然奔走于各个井场之间,时刻关注钻井队的生产

2017年,曹华调任西南项目部副经理,主管安全生产。岗位变了,身份变了,但他的战场没有变。他依然奔走于各个井场之间,时刻关注钻井队的生产,对新任的队长做好传帮带,教他们如何带好队伍、如何打好井。

作为50143JH队的第三任队长,邓晓波也是曹华的“关门弟子”,直言在师傅身上学到了很多“宝藏”本领。

2022年,50143JH队以25.58天第三次刷新气田最短钻井周期纪录。

曾经的梦想被自己的徒弟实现,曹华心里感到由衷欣慰:“不管队长换成谁,50143JH队一直是气田的标杆,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了当年的我,这就是石油精神的传承吧。”

散文

## 图克十年

夏卫红

十年前,一路向北,列车来到了鄂尔多斯。而实际上,我们的目的地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图克镇葫芦素村,它在地图上很难找到。

那一年,我45岁,和天南海北汇聚而来的中国石化建设者一起,要在这片毛乌素沙漠里建设国内最大的煤化工企业。图克,在蒙古语中是“旗帜”的意思。我们就是要立志扛起煤化工的“旗帜”。

到葫芦素村,我喝的第一口水是咸的。我把水壶洗了半天,从水龙头再接水,还是咸的。后来才知道,我们用的是地下水,直接从地下打上来,含盐量高。这样的水还经常停,电也经常停。有一晚停电,同事起身拉开窗帘,调侃道:“看看星星吧,许个愿望以后不再停电。”

图克原本只有本地居民2000人。设计、土建、安装、监理等队伍全上来了,最多时,接近两万人。两万人的吃住,都是问题。我是4人一间宿舍,后来变成8人一间。再后来,周围租住的牧民家也住满了。没有专门的食堂,吃饭经常就坐在马路牙子上,或者蹲在沙坡上。风沙大的时候,沙子都能吹到碗里。

后来,我们建成了活动板房,终于不再租房了。活动板房不隔音,每晚枕着隔壁同事的呼噜声入眠。活动板房也不保温,冬天,一炉煤不到一夜就烧完了,后半夜温度下降,常常被冻醒。

在荒凉的毛乌素沙漠里生活,有多少不便?在荒凉的毛乌素沙漠里开拓一份史无前例的煤化工事业,又有多少艰辛?建设者们自己也不说清楚。

我和同事曾在厂区门口,遇到刚干完活儿的兄弟们。我们拍摄了他们离开的背影,并把这些剪成视频,被“石化V视”称为“最美背影”刊发,赢得众多点赞。还记得采访他们时,问大家有什么心愿,其中的一位大哥说:“好好干完活儿,早一点回家。”他的愿望不大,却道出了很多建设者的心声。

十年的快乐也很多。没有住房、办公室,我们就不断租房、搬家。我们乐观地称自己是“新游牧人”,甚至把独特的塞外大漠风光当成工作之余的“福利”。秋天,叶金黄,草入场,栗归仓,白杨林能与胡杨林相媲美,每一片叶子都在闪着光。冬日,零下30摄氏度,我和伙伴一起到厂区旁的查干淖尔冰上(淖尔,在蒙古族语中是小湖泊的意思)拍照。不管是谁在冰上滑一跤,都能惹来笑声一片。

建工厂不容易,在沙漠里建工厂更不容易,但我们硬是把国家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从无到有建设起来了。

感谢十年图克生活的馈赠。这些年,苦乐参半的生活,远比想象得更为精彩。

## 情满荒原

邹会莉

这是无边无涯的苇子林,漫步其中,绿浪会把人深深淹没。

就是在这片荒原上,我们奔波在两点一线之间。天蒙蒙亮,就坐通勤车到前线,直到带着浓浓的暮色,踏进家门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不停歇地忙碌着,只有呼啸的风、流动的云和绵延的荒原陪伴着我们。

我的朋友、同事,大都生活在这里。在这里,一干就是一辈子。年轻时来到这里,来到胜利油田,一眨眼,便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,变成了两鬓染霜的老师傅,到了退休的年龄。我曾看着好几个年长的同伴,坚守到最后,一个班,巡视完最后一次线路,这才含着眼泪交还。

有一段时间,同事梅子的妈妈病了。下完夜班,梅子就得搭乘班车回家陪床照顾。一连数月下来,梅子憔悴了不少。姐妹们看着内心也着急起来,大伙儿就聚在一起商量,想帮她走出目前的困

境,让她不那么辛劳奔波。商量来商量去,终于有了一个简单可行的办法。我们先临时替她倒班,让梅子有更多的时间陪护。梅子感动地哭了,紧紧地拥抱着我们说,还是咱们这里好!

当然,这里最好的还是那种融洽欢乐的氛围。每年的大年二十九,忙乎了一年,大伙儿就在一起做“团圆饭”。我们会精心地搞一次大扫除,将办公室、职工宿舍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还会自己写春联、挂彩灯,围坐在一起包饺子。每每这样的时刻,也是考验大家厨艺水平的时候。有切菜的,有和面的,我负责擀皮。一上午的工夫,一盘盘元宝般的饺子摆放整齐,赶紧放进冰箱,留着给外线抢修人员回来当夜宵。想着晚归的同事们,在天寒地冻的时候来上一碗热乎的饺子,我们心里也是美滋滋的。当然,最忙碌的还是食堂里的大师傅。他们会忙着炸带鱼、炸藕盒、炸丸子。浓烈的香味,让食堂内外弥漫着节日欢愉的气氛。

生活在荒原,苦多,但快乐更多。这也许就是我们始终坚守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吧。

## 母亲的菜地

赵敏捷

母亲种了两块菜地,一块离家近,另一块在离家一里远的一处鱼塘边。离家近的菜地主要种时令蔬菜,远的菜地主要种花生、红薯等。

母亲去菜地每次都是骑三轮车。这几年,为种菜的事,我们做子女的没少做她的思想工作,想让她放弃种菜,或者只种离家近的那块菜地。一是考虑她年纪大了,在马路上骑三轮车不安全;二是种这么多菜也很辛苦,不想让她太劳累。我为了劝她放弃,通过微信发给她的各种劝说的话都能编成一本书了。母亲每次都说,这季种了就不种了。可是每一季她都照常翻地播种,一天农时都没耽误。

母亲说:“我不喜欢待在屋里,喜欢到户外去,每次一到菜地,看到自己种的菜一天天长大,再亲手摘下来,就特别开心!”

看到种菜能使她心情愉悦,我们也不再劝了,只是提醒她在路上要注意安全。

2022年夏天,出现了罕见的高温干旱天气,离家近的那块菜地因为旁边的水沟干涸,没水浇菜苗,只有远的那块菜地周围有个鱼塘可以浇水。我劝她说,水沟那块菜地没有水浇,今年就别种了。

“不种怎么行,这边没水,鱼塘那块地有水啊。我今年要在鱼塘那块地种青菜,过年你们都回来了,就有菜吃了!”

9月份,她不辞辛劳地到那块远的菜地种下了冬天吃的白萝卜、胡萝卜、菜薹、上海青等蔬菜。平时我们很少回去,她种的菜多半吃不完,就送给邻居和朋友吃。过年我们都是要回去的,所以再困难她也要在最远的那块地种菜,确保我们回到家里就能吃上她亲手种的新鲜蔬菜。

我想,这就是母亲辛辛苦劳作的动力吧。当在田里翻地、种苗、浇水和除草时,母亲看着蔬菜一天天长大,想着过年我们都有满园的有机蔬菜可以吃,心情应该是快乐的。母亲精心守护着小菜园,也是在守护着对子女的爱。



休闲时光

吕学江 摄

诗歌

### 耀眼的光

王军辉

抽油机起伏之间  
光杆完成一次冲程  
在采油树中  
在黑暗与光明的时光隧道  
它被石油反复润色  
而盘根却一次次打磨  
发出耀眼的光  
当光杆拔出泵筒  
管道的脉搏就跳动一次

如同石油工人红色的工装  
未曾褪色  
当汗水湿透衣背  
它就是深红色  
而汗水集结成白色的盐碱时  
它就是淡淡的橘色

### 回家的路

孙宝华

解缆、起锚  
挥挥手  
这一次出发  
是与来时相反的方向

从钻井平台到海港码头  
这条路重复了三十年  
青丝走成白发  
航标记得你,灯塔记得你  
海鸥也熟悉你橘红色的工装

在波峰浪谷中航行  
你何尝不是一艘小小的船只  
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 
除了坞修  
除了停泊在码头  
就是犁开风浪  
往返于春夏秋冬的路上